

李品珍 著

林黛玉的悲劇

广东旅游出版社



LINDAIYU
DE

BELJU



李品珍 著

林黛玉的悲剧

广东旅游出版社



林黛玉的悲剧

李品珍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勘测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 开 6 印张 13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521-964-8

I·338 定价: 11.50 元

前 记

我是《红楼梦》的嗜读者之一，在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即细细读过三家评本，为黛玉之死很伤心过。后来，对于蔡元培关于《红楼梦》的索隐和胡适的考证，也一再浏览过。1944年，当我在福建永安主持东南出版社的时候，曾将张天翼的长文《贾宝玉的出家》、太愚（王昆仑）的一组红楼人物论以及东郭迪吉（孟超）等的几篇文章，编成一本集子《贾宝玉的出家》，我用史任远的笔名为其写了一个长序，于1944年由东南出版社出版。1948年，由香港千代出版社出版了我用阿印笔名写的《林黛玉的悲剧》一书。以上是我在解放以前与《红楼梦》沾边的大致情况。解放以后的长时间里，我虽不断关心着国内、国际研究《红楼梦》的动态和陆续搜罗这部书的各种版本，却由于从事的是零敲碎打的教育工作，迄无法坐下来写写纵然是读书心得之类的东西。

可喜的是，解放以后，《红楼梦》一书的深入人心比之晚清时期的盛极一时更有过之。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程乙本加注出版，以后，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己卯本、戚蓼生序本、乾隆抄本、甲辰本、三家评本《红楼梦》、程甲本、八家评本和大型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均相继影印发行，《红楼梦》的普及势头真令人

喜慰。80年代中期，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播映时更受到空前的欢迎。据公安部门透露，此剧放映期间，连刑事犯罪发案率均呈下降趋势。没有几年，北京南菜园为摄制连续剧兴建的具体而微的大观园及河北正定的荣宁街，开放卖门票，早已收回了全部造价。凡此，都说明这部巨著的影响深远。

但能不能说这部书真算普及了呢？能不能说涉猎过这部书便真的吸取了它的有益的营养了呢？便真从它那里得到了多少有价值的启迪呢？恐怕都未必罢。首先，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一个时期几十百把万册书，是无法普及的。目前的高中中学生读过这书的，至多不过2~3%，等而下之的不必说了。偶一涉猎，也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有一次，我在一个招待所偶然和一位温州的科技人员谈起《红楼梦》，我们评论宝玉。他说他读过五遍《红楼梦》，和毛泽东劝许世友说要读五遍已一样了，你看他如何评价宝玉，他郑重其事地说：“贾宝玉是个嫖客”！真使我大吃一惊，我只好说：“请你再看”！

我们再看看当前的现实：改革开放，我国大多数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发展了生产，提高了文化，增强了综合国力。但令人忧思的现象也不一而足：有雇人帮同杀害亲生父母的，有高中学生谋杀养父母的，有高中毕业生参与贩卖人口的（湖南溆浦杨望云），有大学生去海南岛卖淫的，有不但强奸亲生女儿，还逼自己的儿子奸污其生母的父亲。至于毫无善意，杀人越货的凶徒，更所在多有。一些暴发户，拿不义之财“比富”、“竞阔”，出入歌场酒馆，一掷万金，甚至数十万，肠肥脑满，精神一片空虚。领导上声嘶力竭，宣

扬五讲四美，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提倡学雷锋、学焦裕禄、学杨大兰、学徐洪刚、孔繁森、李国安、李素丽，真是诲者谆谆，听者藐藐。这样下去，恐一向以精神文明高尚为世所钦的我中华民族再也无法保留其固有的荣光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教育手段来医治这些人的灵魂，同时，深化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这里，最主要的精神武器，当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但要使之发挥无尚的威力，光晓之以理不行，而必须动之以情。所以，伟大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便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红楼梦》这部作品，不但在过去反封建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即在今日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中，于铸造推动这一历史任务完成的民族魂的巨大工程中，也仍然可以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将我的《林黛玉的悲剧》及《贾宝玉的出家序》再加上新写的有关《红楼》人物的论述合成一册印行，对普及《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仍是不无意义的。

《红楼梦》是一部怎样的书呢？两百多年来，言人人殊。有的人说它是演性理之书，有的人说它写阶级斗争，有的人说它是反封建的，有的人说它写宝黛爱情悲剧，有的人说它是贾史林薛四大家族衰亡史，有的人说它写中国女性的悲剧，有的人说它是部政治历史小说。当然，如果只强调其内容的某一方面，上述的说法都有其理由。但深思之，上述种种说法都不免贬低了这部书的价值。它的文化涵盖面远为深广。它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又痛感中国文化的没有出路。所以，书中主人公贾宝玉是那么生气勃勃，热爱

现世生活，而当他的理想破灭之后，他又是那么痛苦，那么无法排遣，只好毅然出家。贾宝玉的没有出路，乃反映中国文化直到所谓康乾盛世尚找不到出路的客观事实。

我们现在推介、评说《红楼梦》这部书，只能就流行的120回本立论。因为自1791年程伟元、高鹗推出程甲本后，这部书已广泛流行，而且那架构亦已为广大读者所认同，连鲁迅先生对后四十回也认为续作者“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只是遗憾的是，“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芬’，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终成干净者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208页）但有什么办法呢？二百多年来，还只有这个续作“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而截去这后四十回，又只是一部残书，一般的读者是不能接受，难以欣赏的。

并且，这120回书，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故事，两百年来，感动了不少读者，连那些潜心研究这部书的评点派名人，如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和读花人涂瀛等都对这部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们都是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的。这是过去的情况。

现在我们见到了众多的脂本，知道了曹雪芹只写了前面八十回，其中还缺六十四和六十七两回，后四十回乃是高鹗或其他人续作的，而且文笔比较拙劣，人物形象亦渐模糊，思想性亦不如原作，都为读书界所公认了。但如前所说，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总有有心人想补救这个缺陷。本世纪八十年代，山西的张之同志曾根据脂评的暗示，所提示的曹雪芹的初意，补写了后三十回，以《红楼梦新补》书名出版，但竟没有激起读书界的轰动，也看不出有多少感人力量。再就是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也是按脂评提示安排后段情节的。这部电视剧编导不错，很受群众欢迎；但其结局安排，很难为《红楼梦》读者所接受。试问那样一个结局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不过是自然主义的产物。我想，曹雪芹如果当年是那样设计，他自己最终也不会满意那个结局的。这两次创作实践无疑是完全失败了的。

现在再看续作安排的结局：贾宝玉在林黛玉亡故后，总是郁郁不乐，后来虽在家人的诱迫和社会习惯势力的交相胁迫下去参加科举，他却乘机跨出是非门，到不可知的地方出家去了。这给他家庭和社会的震惊是无可比拟的巨大。如果贾宝玉真是穷愁潦倒，打更乞食，露宿街头，活不下去，最后“悬崖撒手”，那同一个凡夫俗子无法生活而寄食空门有什么分别？有什么悲剧性之可言呢？

释迦牟尼出家之所以被世人叹为难能可贵，不正因为他是迦毗罗卫城主净饭王的王子而又有美丽的妃子耶输陀罗，他却弃之如敝屣的反常行动吗？

《红楼梦》续作的这一安排实在是颇有匠心的，不能因其文字的较为拙劣而一笔加以抹杀的。

让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广泛流传，并就此对读者诸君提供一些阅读的参考意见，因而也不是多事。

1997年1月1日于广州

目 录

前记.....	(1)
林黛玉的悲剧.....	(1)
贾宝玉与理想的人性	(24)
贾宝玉与贾政	(41)
薛宝钗论	(56)
王熙凤论	(68)
贾宝玉与唐·吉诃德.....	(95)
小家碧玉的尤二姐.....	(101)
紫鹃与花袭人.....	(110)
序《贾宝玉的出家》	(127)
贾宝玉其人.....	(141)
假去真来真胜假.....	(180)

林黛玉的悲剧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以千行的热泪凝成了林黛玉，读者也赔尽了眼泪去欣赏他的卓绝的创造。

不是为了吝惜，读者对自己身受的痛苦与不幸的遭遇所流的眼泪远不及为这位苏州小姐所流的眼泪多。谁是第一次读《红楼梦》的，谁没有为这本书里所写的悲剧而淌过太多的眼泪！在任何文学作品里，没有一个主人公博得我们如许的同情的。茶花女的命运虽使我们无限关心，也只能引起我们深沉的叹息，我们还和她隔了一层；祝英台的故事虽使我们惘然兴悲，也不致常萦脑际，我们和她之间尚不是十分亲切。林黛玉的悲剧所激起的感情就和这不一样。她高兴，我们就高兴；她流泪，我们也要流泪；我们和她的脉搏同其跳动，她似乎成了我们第一个亲人。

这种感情是难以解释的：我们且会为她而生嫉妒之心，看见宝玉和薛宝钗在一道，就会通体不愉快；看见宝玉和她躺在一起说着耗子偷香芋的故事，就希望那好景常在。一读着她的故事，就忘记了自己，以百倍的关心守护着她。她

《葬花词》里的每一句话也成了我们的心声，即算心情健康，读她的“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之句，也会不期然而然地伤痛无已。当探春发起组织海棠社，众美争咏《海棠诗》时，我们看到李纨的评语：“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稿。”便似乎要怪这位大嫂子偏心，而与宝玉一样感觉：“只是蘅潇二首还要斟酌。”一到读及《林潇湘魁夺菊花诗》，她所做的三首均赛过众人时，我们才似吐了一口怨气，也要拍手叫起“极是极公”来。

这还是林黛玉的黄金时代的故事。

物换星移，一到“欢乐几时兮哀情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便进入了极沉重的痛苦中。如置身泥潭，要挣也挣不脱！自王夫人抄检大观园以后，大观园的极盛时代便已过去，《红楼梦》的衰史便一步步向最高峰发展下去。紧接着抄检之后，便是“异兆发悲音”和凹晶馆联诗的凄凉场面的出现。作者的匠心是无所不在的。他以最大的同情心，最超绝的智慧，写这凄艳悲凉的诗篇。史湘云是林黛玉的第二个情敌，他们之间曾有过或明或暗的恋爱的斗争。浑厚如湘云，在有一次宝玉示意她不要以戏子比黛玉时，也会说出如下尖利的话来：

“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别人拿她取笑儿，都使得，我说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说话：她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头么！”宝玉还要辩解，谁知她说出更尖利的话来：

“大正月里，少信着嘴胡说，这些没要紧的歪话！你要说，你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

我啾你！”

作者却在这里把这两个恋爱场中的悲剧角色放在一道，叫他们同尝凄凉况味。结果是吟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不祥的诗句来。这是黛玉悲剧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读者是说说不出的怅惘。

以后，便是晴雯之死，元妃之病，黛玉的悲剧更成定局了。《感秋深抚琴悲往事》，是写这一时期的黛玉的。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从这位十七岁的姑娘的纤指上弹出的哀音，并不是一般千金小姐的无病呻吟。难怪妙玉听到：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悞，素心何如天上月”的时候，会要讶然失色。黛玉在这里的忽作变徵之音，正是象征她自己的命运！至此，每一个有心的读者都已知道这位姑娘将不久于人世了，而禁不住鼻塞喉哽。

果然，悲剧的结局不久便造成了。接着，便是‘颦卿绝粒’，‘宝玉疯癫’，‘颦儿迷本性’，‘焚稿断痴情’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而收束黛玉的故事。这时候；读者已不是鼻塞喉哽，不是一阵阵的怅惘，而是山洪暴发式的泪流如雨，碎裂心胸。谁看到“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不是暂时掩卷而让眼泪流个痛快呢？

千种的关心，千种的悲痛，千行的眼泪，都无法起死回生。

美人一去，永不回来！连宝玉也不能梦见她一次。

黛玉一死，我们更以另眼看《红楼梦》中人物了，除了对于宝玉仍不惜我们的同情外，对其他的人物，就顿然冷淡

了许多。贾母是第一个使我们前后感情迥异的。当大观园繁华热闹的时候，这位老太太确实够得上“豪爽”两个字的称誉。她谈笑风生，处处显出她是那一群年轻姐妹们的一个好朋友，但当大观园日即萧条之际，她的豪爽也就随着那些飞花落叶埋葬到污泥里去了。她的大度中显出了鄙吝，达观中显出了造作矫揉。他爱宝玉的心情也不免走了样。最使得读者对这位老太太不平的是，当她瞧了黛玉的病，查问不出是谁走了凤姐的奇谋的时候所说的几句话：

“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顽，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她了！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的。”还说：

“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

这位老太太竟是这么的道学气，读者对于她也就“没心肠了”。虽然不是这位老太太起了什么本质上的变化，但读者的千万种同情都放在黛玉身上则是很显然的。

这位多才多艺的小姐竟是这么地抓住了每一位读者的心！

然而像一切的高贵性格一样，要得到一点眼泪易，要得到他人的真正的了解却难！尤其像黛玉那样孤高的性格，实容易引起他人的误解。流不尽的江水，流不尽的时光，多少年来，无量数的读者为她的不幸而哭过了，但真正了解她的，我实不忍坦白地说出那个数目来。不少的人索性在事过境迁之后把同情与爱惜一古脑儿放到了宝钗身上。即不如

此，对黛玉也有各种各样的坏批评。有的说她哭得讨厌，有的说她小性儿，有的说她太不健康，有的说她并无能力。每一个读者都忘记了自己哭她的心情，最容易把一份好感放到三妹妹和史妹妹的身上去。黛玉赢得了很多的眼泪却获得最少的爱惜。真是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二

不了解黛玉而又为黛玉流泪，我们不是在随着作者的感情打转吗？

林黛玉实在是中国的社会把她创造出的，曹先生不过用文字反映了这种人。今日的读者对她的性格不会有太多的爱好，而仍不免对她的命运流太多的眼泪，这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人尽可以不了解自己的命运却都会为自己命运的不幸而痛心。一个人不了解一个人的命运，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和生活意义。

如果说贾宝玉是中国社会里性灵中的男子的悲剧角色的代表，则林黛玉的悲剧乃是中国社会里性灵中女人的悲剧的典型。

贾宝玉的悲剧是，因为他是一个堂堂男子，他的出身阶层与及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又不能不使他按着贾政所认可的人模子去做人，而他偏偏做不来。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做一个男子原只有这样几条路：或者是像贾政那样，“读圣贤书”，为朝廷“效犬马之劳”，而“清廉自守”，落一个好声名。换言之，就是做一个谨谨

谨慎的高等奴才。或者是像贾雨村那样，攒营奔竞，表面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利用着自己的权位赚造孽钱，做昧心事，在权势者前，自己便是个奴隶，在细民之前，自己便是个神明，谋一世不义的食足衣丰。或者是像荆元那样，寄情山水，排遣余生，而能独乐其乐，不为贫贱所移，纵不能福益群黎，也算得未曾为害。或者是像房杜诸人，投一个比较开明的主子，在可能范围内，做一点多少说得上是福国利民的事。然而这就不多见了。或者是像一般的忠实农民，勤劳一生，生在苦痛之中而能安于自己的苦痛。如果你只是看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联语，便以为“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便休想走贾政雨村的路，就是房杜的路也走不通，何况想走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像陶潜，林逋是走着荆元的道路的。但陶潜就不能忘情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贾宝玉更是无法走荆元的道路的。他不能一刻忘情。他的性格过于热烈，他具有强烈的爱憎之感。当黛玉初至贾府，兄妹相逢之下，他问黛玉“可有玉没有？”黛玉回答他“我没有玉……岂能人人皆有！”他便“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出，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读者在这里常轻轻放过，以为只是这位哥儿的狂气发作，实则这是值得重视的地方，这里显示出他的不合于生存在这个世间了。一个自私的俗物就会因为自己有人所无的东西而不胜骄傲，这正可以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谁肯把自己的宝物顺性乱砸？

晴雯死后，他在《芙蓉诔》里充分表现了他的疾恶如仇的心情。他不能与世俗同流合污。而贾政偏偏要他一点不易

地步自己的后尘；严厉的训斥，狠命的鞭挞，一暗示，一慨叹，都无非逼着他走他绝不愿走的道路。即算没有黛玉之死，恐怕他也没有法子在贾府与贾府所处的当时的社会里存身下去，所以他的悲惨的结局实不仅因为他“个人种种的不遂意。”他的悲剧是由当时的社会与及他个人的性格所造成的，一点没有法子避免。

贾宝玉的悲剧，因此，乃是我们这社会的性灵中的男子的悲剧的范式。

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所处的地位与男子的迥然不同，林黛玉的悲剧便和宝玉的悲剧情形不一样。如果说恋爱的失败只是贯串宝玉悲剧的一根线，对于黛玉就不然。在黛玉，恋爱的失败乃是作成她的悲剧的主因。在封建社会里，男子也是一个社会人，他必须有能够生存在这个社会的一些条件。不然，他便只有隐遁山林或者索性去做和尚。光是恋爱的遂意，还不能够保证他走上人生路。一个女人就不然，她的命运常是决定于她所跟随的男子的。呻吟于贫困中的不必说，如果她的物质生活的境况尚佳，便只要在恋爱上成功，她便自认是幸福的了。她的天地更小，她的要求也就更低。这并不是说女子在这样的社会里比男子幸福，这正证明女子地位的卑下与命运的凄惨。除了可人如意的情郎以外，女子别无精神上的寄托。生活圈子的狭小，人生道路的逼仄，使他们不敢想到家庭以外的世界去。就这样，隐藏在少女心上的爱情的强烈，其程度往往不是一个男子的可能比得上。爱情便是女子的生命。贾宝玉即算在爱情上成功，仍可以在人生道路上失败。而林黛玉只要在爱情上成功，她便在人生道路上也成功了。如果她失败，那只是由于贾宝玉的失

败也便是她的失败。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林黛玉的恋爱的悲剧比之贾宝玉的恋爱的悲剧更令人伤叹不绝。

如果要在历史上，找寻林黛玉一般性格的女性，则卓文君，红拂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一样是芙蓉为貌，冰雪为神。在恋爱生活上，卓文君和红拂正如五月的映山红的烂漫。因为所处时代的不同，他们还不需要像黛玉那样把情欲隐藏得讳莫如深。天地赋他们以超绝的灵性，使他们在过小的环境中，仍然能认识出那时代的奇男子来。他们不肯放过机会，司马相如和李靖的琴韵言谈一吸引住了他们的芳心，便不惜冒礼法之大不韪以私奔。历史有眼，他们的韵事遂传为千古美谈！

然而历史上究有几个卓文君？几个红拂？就是卓文君，当她青春消逝的时候，还不免歌唱《白头吟》！

中国的社会只能产生少数的贾宝玉，却产生了太多的贾琏，贾赦，贾蓉，薛蟠。而极少数的宝玉型还不能不受残酷的压迫，连自己的生存也毫无把握，黛玉型便更不易寻觅恋爱的对象。而且，凤毛麟角的宝玉，虽不能说无专一的爱情，但时亦不免“见了姐姐，忘了妹妹”。

至此，谁也该了解林黛玉的何以多愁善感，何以时刻以眼泪洗脸了。她在‘五美吟’中咏红拂，道是“长剑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无如盛世已经过去，封建社会的腐烂日益加甚，红拂的故事已无法重演了。末世的林黛玉对于这些往迹只好空自凭吊！苦绛珠的命运竟是这么苦！